

剑侠传

明王世贞辑

剑侠传

版本：

文言小说选集。明隆庆三（1569）年履谦子翻刻本。三十三篇。

作者：

明王世贞辑。王世贞，抒子，字符美，自号凤洲，又号弇州山人。嘉靖进士，官刑部主事。杨继盛下狱，时进汤药，又代其妻草疏，既死，复棺殓之，严嵩大恨。会抒以冻河失事，嵩乃构抒于帝，系狱，世贞与弟世懋伏嵩门乞贷，卒论死，兄弟号泣持丧归。隆庆初伏阙讼父冤，复抒官，后累官刑部尚书，移疾归。好为诗古文，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，攀龙没，独主坛坫者二十年。其持论文必西汉，诗必盛唐，而藻饰太甚，晚年始渐造平淡。有《弇山堂别集》、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、《觚不觚录》、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、《读书后》、《王氏书苑》、《画苑》等。

内容：

本书共收唐宋元明的剑侠小说三十三篇，是古代剑侠小说较为精粹的选本，对后世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。

小序

凡剑侠，经训所不载。其大要出庄周氏、《越绝》、《吴越春秋》，或以为寓言之雄耳。至于太史公之论荆卿也，曰：“惜哉！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。”则意以为真有之。不然，以项王之武，暗鸣叱咤，千人皆瘳，而乃曰无成哉！夫习剑者，先王之僇民也。然而城社遗伏之奸，天下所不能请之于司败，而一夫乃得志焉。如专、聂者流，仅其粗耳。斯亦乌可尽废其说？然欲快天下之志，司败不能请，而请之一夫，君子亦以观世矣。余家所藏说剑客事甚伙，间有概于衷，荟撮成卷，时一展之，以摅愉其郁。若乃好事者流，务神其说，谓得此术，试可立致冲举。此非余所敢信也。

老人化猿

越王问范蠡手剑之术，蠡曰：“臣闻赵有处女，国人称之，愿王问之。”于是王乃请女。

女将见王，道逢老人，自称袁公。袁公问女曰：“闻女英为剑，愿得一观之。”女曰：“妾不敢有所隐也，惟公所试。”公即挽林杪之竹，似桔槔，末折堕地，女接取其末。公操其本而刺女；女应节入之，三入。女因举杖击

之，袁公即飞上树，化为白猿。

扶余国王

隋炀帝之幸江都也，命司空杨素守西京。素骄贵，又以时乱，天下之权重望崇者莫我若也，奢贵自奉，礼异人臣。每公卿人言，宾客上谒，未尝不踞牀而见，令美人捧出，侍婢罗列，颇偕于上。末年愈甚。无复知所负荷，有扶危持颠之心。

一日，卫公李靖，以布衣上谒，献奇策，素亦踞见。公前揖曰：“天下方乱，英雄竞起，公为帝室重臣，须以收罗豪杰为心，不宜踞见宾客。”素敛容而起，谢公。与语，大悦，收其策而退。

当公之骋辨也，一妓有殊色，执红拂立于前，独目公。公既去，而执拂者，临轩指吏曰：“问公者处士第几？住何处？”吏具以对，妓颌而去。

公归逆旅。其夜五更初，忽闻叩门声低者。公起问焉，乃紫衣带帽人，杖一囊，公问：“谁？”曰：“妾杨家之执拂妓也。”公遽延入。脱衣去帽，乃十八九佳丽人也。素面画衣而拜。公惊，答拜。曰：“妾侍杨司空久，阅天下之人多矣，无如公者。丝罗非独生，愿托乔木，故来奔耳。”公曰：“杨司空权用京师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彼产居余气，不足畏也。诸妓知其无成，去者众矣，彼亦不甚逐。已计之详矣，幸无疑焉。”问其姓，曰：“张。”问其伯仲之次，曰：“最长。”观其肌肤仪状，言辞气性，真天人也。靖不自意获之，愈百愈惧，瞬息万虑不安。而窥户者足无停履。既数日，闻追讨之声，意亦非峻。乃雄服乘马，排闥而去。将归太原，行次灵石旅邸。既设牀，垆中烹肉且熟。张氏以发长委地，立梳牀前。靖方刷马，忽有一人，中形，赤髯而虬，乘蹇驴而来。投革囊于前，取枕欹卧，看张梳头；靖怒甚，未决，犹刷马。张熟视其面，一手握发，一手映身摇示，令勿怒。急急梳头毕，敛衽前问其姓。卧客答曰：“姓张。”对曰：“妾亦姓张，合是妹。”遽拜之。曰：“第几？”曰：“第三。”因问：“妹第几？”曰：“最长。”遂喜曰：“今夕幸遇一妹！”张氏遥呼曰：“李郎且来见三兄。”靖骤礼之。遂环坐，曰：“煮者何肉？”曰：“华肉，计已熟矣。”客曰：“饥甚。”靖出市胡饼，客抽腰匕首，切肉共食。食竟，余肉乱切，送驴前食之，甚速。客曰：“『观李郎之行，贫士也，何以致斯异人？』”曰：“靖虽贫，亦有心者焉。他人见问，故不言；兄之问，则不隐耳。”具言其由。曰：“然则何之？”曰：“将避地太原。”曰：“然故非君所致也。”曰：“有酒乎？”曰：“大人西则酒肆也。”靖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“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之乎？”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，却收头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，曰：“此人天下负心者，衔之十年，今始获之，吾憾释矣。”又曰：“观李郎器形神宇

，真丈夫也。亦闻太原有异人乎？”曰：“尝识一人吾谓之真人，其余将帅而矣。”曰：“何姓？”曰：“靖之同姓。”曰：“年几何？”曰：“仅二十。”曰：“今何为？”曰：“州将之爱子也。”曰：“亦须见之，李郎能致吾一见乎？”曰：“靖之友刘文靖者，与之狎，因文静可见之也，然欲何为？”曰：“望气者言，太原有奇气，使予访之。李郎何日到太原？”靖计之曰：“某日当到。”曰：“达之明日，日方署，我于汾阳桥待耳。”言讫，乘驴而去其行若飞。回顾已失，靖与李氏且惊且喜，久之，曰：“烈士不欺人，固无畏也。”但促鞭而行。

及期，入太原，候之，果下见，大喜，偕诣刘氏。诈谓文静曰：“有善相者，思见郎君，请迎之。”刘文靖索奇其人，方议论岸辅，一但闻有客善相，其心可知，遽致酒延焉。既而太宗至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来，神气扬扬，貌与常异。虬髯默然居末坐，见之心死，饮数怀，起招靖曰：“真太子也。”靖以告刘。刘益喜，自负。既出，如虬髯曰：“吾见之，十八九定矣。然须道兄见之。李郎宜与一妹复入京。某日午时，访我于马行东酒楼。楼下有此驴及瘦驴，即我与道兄俱在其所矣。到即登焉。”又别而去，靖与张氏复应之。及期访焉，见二乘来，揽衣登楼。虬髯与一道士方对饮，见靖惊喜，召坐，同饮十数巡，曰：楼下柜中有钱十万，择一隐处驻一妹。某日复会于汾阳桥。”

如期至，登楼，道与虬髯已先坐矣。俱谒文静，时方奕其，起揖而语。少焉，文静飞书迎文皇看棋，道士与文静奕，虬髯与靖旁立为侍者。俄而文皇来，长揖而坐，神清气朗，满坐风生，顾盼伟如也。道士一见惨然，敛棋子曰：“此局输矣！输矣！于此失却局奇哉！救无路矣，复何言！”罢奕请去，既出，谓虬髯曰：“此世界非公世界也，他方可勉图之，勿以为念。”因共入京。虬髯路语靖曰：“计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，到之明日，可与一妹同诣某坊曲小宅，愧李郎往复相从一妹悬然罄。欲令新妇只诣，略议从容，无令前却。”言毕，吁嗟而去。

靖亦驰马遄征，俄即到京。与张氏同往到一小板门，扣之。有应者出，拜曰：“三郎令候李郎，一娘子久矣。”延入重门，门益壮丽。奴婢侍妾三十余人，罗列于前。表衣二十人，引靖入东厅，厅之陈设穷极珍异，巾箱妆奁，冠镜首饰之盛，非人间之物，巾栉妆饰毕备。请更衣，衣又珍奇。既毕传云：“三郎来。”乃虬髯也。纱帽紫衫，驱走有龙虎之状。相见欢然，命妻出拜，亦天人也。遂延中堂，陈设盘筵之盛，虽王公家亦不侔也。四人对坐，陈饌次，出女乐二十人，旅奏于廷，似从天降，非人间之曲度。食毕，行酒，有苍头自西堂舁出二十牀，各复以锦帕。既列，尽去其帕，乃文薄匙钥之类。虬髯告靖曰：“此皆珍宝货帛之数，吾之所有，悉以充赠。何者？某本欲于此世界

求事，或当龙战二三年，建少功业。令既有主，住亦何为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！三五年内即当太平。李郎以英特之才，辅清平之主，尽心尽力，必极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姿，蕴不世之艺，从夫之贵，荣及轩裳。非一妹不能识李郎，非李郎不能遇一妹。圣贤起陆之渐，际会如期，虎啸风生，龙腾云合，固非偶然也。将予之赠，以佐真主，赞功业，勉之！勉之！此后十余年，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，是吾得意之秋也。一妹与李郎呼沥酒相贺。”复因命家童列拜，曰：“李郎、一妹，是汝主也，可善事之。”言讫，与其妻戎服乘马，一奴从后，数步遂不复见。

靖据其宅，遂为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缔构之资，遂匡大业。

贞观中，公以左仆射平章事。适东南蛮奏曰：“有海船千艘，甲兵数十万，入扶余国，杀其主自立，国已定矣。”靖知虬髯成功也，归告张氏，共沥酒向东南拜而贺之。乃知真人之兴，非英雄所冀，况英雄者乎，人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或曰：卫公之兵法，半是虬髯所传也。

嘉兴绳技

唐开元年中，数敕赐州县大酺，嘉兴县以百戏与司监竞胜精技，监官属意尤切。所由直狱者语于狱中云：“傥若有诸戏劣于县司，我辈必当厚责。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观者，即获财利，叹无能耳。”乃各相问，至于弄瓦缘水之技，皆推求招引。

狱中，有一囚笑谓所由曰：“某有拙技，限在拘系，不得略呈其事。”吏惊曰：“汝何所能？”囚曰：“吾解绳技。”吏曰：“必然，否当为尔言之。”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监主。主召问罪轻重，吏云：“此囚人所累逋缙未纳，余无别事。”官曰：“绳技人常也，又问足异乎？”囚曰：“某所为者，与人稍殊。”官又问曰：“如何？”囚曰：“众人绳技各系两头，然后于其上立周旋，某只须一条绳粗细如指，五十尺，不用系着，抛向空中，腾跳翻覆，则无所不允”官人惊悦，且令收录。

明日吏领至戏场，诸戏既作，唤此人令效绳技。遂捧一团绳，计百余尺，置于诸地，将一头手掷于空中，劲于笑，初抛二三丈，次四五丈，仰直如人牵之，众人惊异。后乃抛绳虚空，高二十余丈，仰空不见端绪。此人随绳手寻，身足离地，其势如鸟，旁飞远扬，望空而失，脱身狴犴，在此日焉。

车中女子

开元中，吴郡士人入京应明经。至京，闲步曲坊，逢二少年，着大麻布衫，揖士人而过，色甚恭敬，然非旧识，士人谓误识也。

后数日，又逢之，二人谓曰：“公到此境，未为主，今日方欲奉迓，邂逅相遇，实获我心，揖请便行。”士人虽甚疑怪，然强随之。抵数坊，于东市一

小曲内，有临路店数间，相与直入。舍宇极整肃，二人携引升堂，列筵甚盛。二人与客据绳牀对坐，更有数少年各二十余，礼亦谨，数数出门，若伺贵客。

及午后，方云：“至矣！”闻一车直门来，数少年拥后，直至堂前，乃一钿车。卷帘，见一女子从车中出，年可十七八，容色甚佳，梳满髻，衣则纨素。二人罗拜，女不答。士人拜之，女乃拜。遂揖客入。女乃升牀，当席而坐，揖二人及客，乃拜而坐。又有十余后生，皆衣服轻新，各设拜列坐于客之下。陈以品味，饌至精洁。酒数巡，女子捧杯顾谓：“二君奉谈，今喜得展见承，有妙技可得观乎？”士人逊谢曰：“自幼至长，唯习儒经。弦管歌声，实未曾学。”女曰：“所习非是也。君熟思之，先所能者何事？”客又沉思良久，曰：“某为学堂中，着靴于壁上，行得数步。自余戏剧，则未为之。”女曰：“然矣，请君试之。”士乃起行于壁上，不数步而下。女曰：“亦大难事。”乃回顾坐中诸少年，各令呈技。俱起设拜，然后有于壁上行者，有手握椽子行者，轻捷之戏，各呈数般，状如飞鸟。此人拱手惊惧，不知所措。少顷，女子起，辞出。士人惊恍不安。

又数日，途中复见二人，曰：“欲假骏骑，可乎？”士人许之。至明日，闻官苑中失物，掩捕失贼，唯收得马，是将馱物者。验问马主，遂收士人，入内侍省勘问。驱入小门，吏自后推之，倒落深坑数丈，仰望屋顶七八丈，唯见一孔，才见尺余。自旦至食时，见绳垂一器食下。士人馁，急取食之。食毕，绳乃引去。

深夜，悲惋之极。忽见一物如鸟飞下，觉至身，乃人也。以手抚士曰：“计甚惊怕，然某在，无虑也。”听其声，则向所遇女子也。云：“共君出矣。”以绢重缚士人胸膊讫，以绢头系女身，女纵身腾上，飞出宫城，去门数十里乃下，云：“君且归江淮，求仕之计，望伺他日。”士人幸脱大狱，乞食而归，后竟不敢求名西上矣。

僧侠

唐建中初，士人韦氏移家汝州，中路逢一僧，因与连镳，言论颇洽。

日将夕，僧指路歧曰：“此数里是贫道兰若，郎君能重顾乎？”士人许之。因令家口先行，僧即处分从者供帐具食。行十余里，不至。韦生问之，即指一处林烟曰：“此是矣。”及至，又前进。时已昏夜，韦生疑之，素善弹，乃密于靴中取弓衔弹，怀铜丸十余，方责僧曰：“弟子有程期，适偶贪上人清论，勉副相邀，今已行二十里不至，何也？”僧但言“且行”是僧前行百余步，韦生知其盗也，乃弹弹僧，正中其脑。僧初若不觉，凡五发中之，僧始扪中处，徐曰：“郎君莫恶作剧。”韦骇之，知无可奈何，亦不复弹。

良久，至一庄墅。数十人列火炬出迎。僧延书生坐一厅中，笑曰：“郎君

勿忧。”出问左右：“夫人下处如法无？”复曰：“郎君且处慰安之，即就此也。”韦生见妻女别在一处，供帐甚盛，相顾涕泣即就僧，僧前掣韦生手曰：“贫道，盗也，本无好意。不知郎君艺若此，非贫道亦不支也，今固无他，幸不疑耳。适来贫道所中郎君弹悉在。”乃举手搦脑后，五丸坠焉。有顷，如筵具蒸犊，犊上札刀子十余，以齏饼环之。揖韦生就坐，复曰：“贫道有义弟数人，欲令谒见。”是已，朱衣巨带者五人辈，列于阶下。僧叱曰：“拜郎君！汝等向遇郎君，则成齏粉也。”

食毕，僧曰：“贫道久为此业，今向迟暮，欲改前非。不幸有一子技过老僧，欲请郎君为老僧断之。”乃呼：“飞飞出参郎君！”飞飞年才十六七，碧衣长袖，皮肉如腊。僧曰：“向后堂侍郎君。”僧仍授韦一剑及五丸，且曰：“乞郎君尽艺杀之，无为老僧累也。”引韦入一堂中；乃反锁之，堂中四隅明灯而俟。飞飞当堂执一短鞭，韦引弹，意必中，丸已敲落，不觉跃在梁上，循壁虚蹶，捷若猱攫（反犬旁）。弹丸尽，不复中，韦乃运剑逐之。飞飞倏忽逗闪，去韦身不尺。韦断其鞭数节，竟不能伤。僧久乃开门，问韦：“与老僧除得害乎？”韦具言之。僧怅然顾飞飞曰：“郎君证成汝为贼也，知复如何！”僧终夜与韦论剑及弧矢之事。天将晓，僧送韦路口，赠绢百匹，垂泣而别。

西京店老人

唐韦行规，自言少时游京西，暮止店中。更欲前进，店有老人方工作，谓曰：“客勿夜行，此中多盗。”韦曰：“某留心弧矢，无所患也。”

因行数十里，天黑，有人起草中，尾之。韦叱不应，连发矢，中之，更不退。矢尽，韦惧，奔焉。有顷，风雷总至。韦下马，负一大树，见空中有电光相逐，如鞬杖势，渐逼树杪。觉物纷纷坠其前，韦视之，乃木札也。须臾，积札埋至膝。韦惊惧，投弓矢仰空中乞命。拜数十，电光渐高而灭，风雷亦息。韦顾大树，枝干尽矣。

鞭馱已失，遂返前店。见老人方箍桶。韦意其异人也，拜而且谢。老人笑回：“客勿恃弓矢，须知剑术。”引韦入后院，指鞍馱言：“却领取，聊相试耳。”又出桶板一片，昨夜之箭，悉中其上，韦请役力承事，不许，微露击剑事，韦亦得一二焉。

兰陵老人

唐黎干为京兆尹时，曲江涂龙祈雨，观者数十。黎至，独有老人植杖不避。干怒，杖之，如击鞬革，掉臂而去。黎疑其非常人，命坊老卒寻之。至兰陵里之南，入小门，大言曰：“我困辱甚，可具汤也。”坊卒遽返，白黎。

黎大惧。因弊衣怀公服，与坊卒至其处。时已昏黑，坊卒直入，通黎之官

阙。黎唯而趋入，拜伏曰：“向迷丈人物色，罪当十死。”老人惊曰：“谁引尹来此！”即牵上阶。黎知可以理夺，徐曰：“某为京尹，尹威稍损，则失官政。丈人埋形杂迹，非证慧眼不能知也。若以此罪人，是钓人以名，则非义士之心也。”老人笑曰：“老夫过也。”乃具酒设席于地，招坊卒令坐。

夜深，语及养生，言约理辨，黎转敬惧。因曰：“老夫有一技，请为尹设。”遂入。良久，紫衣朱囊，盛长剑七口，舞于中庭，迭跃挥霍，批光电激，或横若掣帛，旋若救火。有短剑二尺余，时时及黎之衽。黎叩头股栗。

食顷，掷剑于地，如北斗状，顾黎回：“向试尹胆气。”黎拜曰：“今日已后，性命丈人所赐，乞役左右。”老人曰：“尹骨相无道气，非可遽授，别日更相顾也。”揖黎而入。黎归，气色如病，临镜方觉须剃落寸余。翌日，复往，室已空矣。

卢生

唐元和中，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猎史传，好道，常居名山。自言善缩锡，颇有师之者。

后于楚州逆旅遇一卢生，意气相合，卢亦语及炉火。称唐族乃外氏，遂呼唐为舅。唐不能相舍，因邀同之南岳。卢亦言亲故在阳羨，将访之，今且贪舅山林之程也。中途，止一兰若。夜半，语笑方酣。卢曰：“知舅善缩锡，可以梗概论之。”唐笑曰：“某数十年重迹从师，只得此术，岂可轻道也？”卢复祈之不已。唐辞以师授有时日，可达岳中相传。卢因作色：“舅今夕须传，勿等闲也。”唐责之：“某与公风马牛耳。不意盱眙相遇，实慕君子，何至驺卒不落也。”卢攘臂瞋目，盼之良久曰：“某刺客也，如不得，舅将死于此。”因怀中探鸟韦囊，出匕首刃，势如偃月。执火前熨斗，削之如札。唐恐惧具述。卢乃笑语唐曰：“几误杀舅。此术十得五六。”方谢曰：“某师仙也，令某等十人，索天下妄传黄白术者杀之。至添金缩锡，传者亦死。某久得乘蹻之道者。”因拱揖唐，忽失所在。

自后遇道流，辄陈此事以戒之。

聂隐娘

聂隐娘者，唐贞元中，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。年方十岁，有尼乞食于锋舍，见隐娘悦之。云：“问押衙乞取此女教？”锋大怒，叱尼。尼曰：“任押衙铁柜中盛，亦须偷去矣。”及夜，果失隐娘所向。锋大惊骇，令人搜寻，曾无影响。父母每思之，相对涕泣而已。

后五年，尼送隐娘归。告锋曰：“教已成矣，子却领取。”尼歛亦不见。一家悲喜。问其所学，曰：“初但读经念咒，余无他也。”锋不信，恳诘。隐娘曰：“真说又恐不信，如何？”锋曰：“但真说之。”曰：“隐娘初被尼挈

，不知行几里。及时，至大石穴之嵌空数十步，寂无居人，猿极多，松萝益邃。已有二女，亦各十岁，皆聪明婉丽，不食。能于峭壁上飞走，若捷猿登木，无有蹉失。尼与我药一粒，兼令长执宝剑一口，长二尺许，锋利，吹毛令割，逐二女攀缘，渐觉身轻如风。一年后，刺猿百无一失。后刺虎豹，皆决其首而归。三年后能飞，使刺鹰隼，无不中。剑之刃渐减五寸。飞禽遇之，不知其来也。至四年，留二女守穴，挈我于都市，不知何处也。指其人者，一一数其过曰：“为我刺其首来，无使知觉。定其胆，若飞鸟之容易也。”受以羊角匕首，刀广三寸。遂白日刺其人于都市，人莫能见。以首入囊，返主人舍，以药化之为水。五年，又曰：“某大僚有罪，无故害人若干。夜可入其室，决其首来。”又携匕首入室，度其门隙，无有障碍，伏之梁上。至暝，持得其首而归。尼大怒曰：“何太晚如是！”某云：“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，未忍便下手。”尼叱曰：“已后遇此辈，先断其所爱，然后决之。”某拜谢。尼曰：“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，而无所伤。”用即抽之，曰：“汝术已成，可归家。”遂送还。云后二十年，方可一见。锋闻语甚惧，后遇夜即失踪，及明而返。锋已不敢诘之，因兹亦不甚怜爱。忽值磨镜少年及门，女曰：“此人可与我为夫。白父，父不敢不从，遂嫁之。

其夫但能淬镜，余无他能。父乃给衣食甚丰，外室而居。数年后，父卒。魏帅稍知其异，遂以金帛署为左右吏。如此又数年。至元和间，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，使隐娘贼其首。引娘辞帅之许。刘能神算，已知其来。召衙将，令来日早至城北，候一丈夫一女子，各跨白黑卫。至门，遇有鹊前噪夫，夫以弓弹之，不中，妻夺夫弹，一丸而毙鹊者。揖之云：“吾欲相见，故远相祗迎也。”衙将受约束，遇之。”隐娘夫妻曰：“刘仆射果神人，不然者，何以洞吾也，愿见刘公。”刘劳之。隐娘夫妻拜曰：“合负仆射万死。”刘曰：“不然，各亲其主，人之常事。魏今与许何异，顾请留此，勿相疑也。”隐娘谢曰：“仆射左右无人，愿舍彼而就此，服公神明也。”知魏帅之不及刘。刘问其所须，曰：“每日只要钱二百文足矣。”乃依所请。忽不见二卫所之，刘使人寻之，不知所问。后潜收布囊中，见二纸卫，一黑一白。

后月余，白刘曰：“彼未知住，必使人继至。今宵请剪发，系之以红绡，送于魏帅枕前，以表不回。”刘听之。至四更却返曰：“送其信了，后夜必使精精儿来杀某及贼仆射之首。此时亦万计杀之，乞不忧耳。”刘豁达大度，亦无畏色。是夜明烛，半宵之后，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，飘飘然如相击于牀四隅。良久，见一人自空而踣，身首异处。隐娘亦出曰：“精精儿已毙。”拽出于堂之下，以药化为水，毛发不存矣。隐娘曰：“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。空空儿之神术，人莫能窥其用，鬼莫得蹑其踪。能从空虚之入冥，善无形而

灭影。隐娘之艺，故不能造其境，此即系仆射之福耳。但以于闐玉周其颈，拥以衾，隐娘当化为蟣蠊，潜入仆射肠中听伺，其余无逃避处。”刘如言。至三更，瞑目未熟，果闻颈上铿然，声甚厉。隐娘自刘口中跃出。贺曰：“仆射无患矣。此人如俊鹘，一搏不中，即翩然远逝，耻其不中。才未逾一更，已千里矣。”后视其玉，果有匕首划处，痕逾数分。自此刘转厚礼之。

自元和八年，刘自许入覲，隐娘不愿从焉。云：“自此寻山水，访至人，但乞一虚给与其夫。”刘如约。后渐不知所之。及刘薨于统军，隐娘亦鞭驴而一至京师，柩前恸哭而去。开成年，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，至蜀栈道，遇隐娘，貌若当时，甚喜相见，依前跨白卫如故。语纵曰：“郎君大灾，不合适此。”出药一粒，令纵吞之。云来年火急抛官归洛，方脱此祸。吾药力只保一年患耳。纵亦不甚信，遗其缁彩，隐娘一无所受，但沉醉而去。后一年，纵不休官，果卒于陵州。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。

荆十三娘

唐进士赵中行家于温州，以豪侠为事。至苏州，旅舍支山禅院。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，为亡夫设大祥斋。因慕赵，遂同载归扬州。

赵以气义耗荆之财，殊不介意。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爱妓，妓之父母，夺与诸葛殷。李怅怅不已。时诸葛殷与吕用之幻惑太尉高骈，姿行威福。李慎祸，饮泣而已。偶话于荆娘，荆娘亦愤惋。谓李三十九郎曰：“此小事，我能为郎仇之。旦请过江，于润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时待我。”李亦依之。

至期，荆氏以囊盛妓，兼致妓之父母首，归于李。复与赵同入浙中，不知所止。

红线

唐潞州节度使薛嵩家青衣红线者善弹阮咸，又通经史。嵩乃俾掌其笈表，号曰内记室。时军中大宴，红线谓嵩曰：“羯鼓之声，颇甚悲切，其击者必有事也。”嵩素晓音律，曰：“如汝所言。”乃召而问之，云：“某妻昨夜身亡，不敢求假。”嵩遽放归。

是时至德之后两河未宁，以浚阳为镇，命嵩固守，控压山东。杀伤之余，军府草创。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男，又遣嵩男娶滑亳节度使令狐章女。三镇交为姻娅，使使日浹往来。而田承嗣常患肺气，遇热增剧。每曰：“我若移镇山东，纳其凉冷，可以延数年之命。”乃募军中武勇十倍者，得三千人，号外宅男，而厚其恤养。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，卜选良日，将并潞州。

。

嵩闻之，日夜忧闷，咄咄自语，计无所出。时夜漏将传，辕门已闭，杖策庭际，唯红线从焉。红线曰：“主自一月，不遑寝食。意有所属，岂非邻境乎

？”嵩曰：“事系安危，非尔能料。”红线曰：“某诚贱品，亦能解主忧者。”嵩闻其语异，乃曰：“我知汝是异人，我闇昧也。”遂具告其事曰：“我承祖父遗业，受国家重恩，一旦失其疆土，即数百年勋伐尽矣。”红线曰：“此易与耳，不足劳主忧焉。暂放某一到魏城，观其形势，覘其有无。今一更首途，二更可以复命。请先定一起马使，具寒暄书。其它即待某却回也。”嵩曰：“然事或不济，反速其祸，又如之何？”红线曰：“某之此行，无不济也。”乃入闺房，饬其行具。乃梳乌蛮髻，贯金雀钗，衣紫绣短袍，系青丝轻履，胸前佩龙文匕首，额上书太一神名。再拜而名，倏忽不见。

嵩乃返身闭户，背烛危坐。常时饮酒，不过数合。是夕举觞，十余不醉。忽闻晓角吟风，一叶坠露。惊而起问，即红线回矣。嵩喜而慰劳曰：“事谐否？”红线曰：“不敢辱命。”又问曰：“无伤杀否？”曰：“不至是，但取牀头金合为信耳。”

红线曰：“某子夜前三刻即达魏城，凡历数门，遂及寝所。闻外宅儿止于房廊，睡声雷动。见中军士卒，徒步于庭，传叫风生。乃发其左扉，抵其寝帐。田亲家翁止于帐内，鼓跌酣眠，头枕文犀，髻包黄縠，枕前露一星剑，剑前仰开一金合，合内书生身甲子，与北斗神名。复以名香美珠，散覆其上。然则扬威玉帐，坦其心豁于生前。熟寝兰堂，不觉命悬于手下。宁劳擒纵，只益伤嗟。时则蜡炬烟微，炉香烬委，侍人四布，兵器交罗。或头触屏风，鼾而弹者；或手持巾拂，寝而伸者。某乃拔其簪珥，縻其襦裳，如病如醒，皆不能寤。遂持金合以归。出魏城西门，将行二百里，见铜台高揭，漳水东流，晨鸡动野，斜月在林。忿往喜还，顿忘于行役。感知酹德，聊副于依归。所以当夜漏三时，往返七百里，入危邦一道，经过五六城，冀减主忧，敢言其苦。”

嵩乃发使入魏，遗承嗣书曰：“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，自元帅牀头获一金合，不敢留驻，谨却封纳。”专使星驰，夜半方到。见搜捕金合，一军忧疑。使者以马捶挝门，非时请见。承嗣遽出，使者乃以金合授之。捧承之时，惊惶绝倒。遂留使者，止于宅中，狎以宴私，多其赐赍。明日，专遣使赍帛三万匹、名马二百匹、杂珍异等，以献于嵩曰：“某之首领，系在恩私。便宜知过自新，不复更貽伊戚。专膺指使，敢议亲姻。役当捧毂后车，来在麾鞭前马，所置纪纲外宅儿者，本防他盗，亦非异图。今并脱其甲裳，放归田亩矣。”由是一两个月内，河北河南信使交至。

忽一日，红线辞去。嵩曰：“汝生我家，今欲安往？又方赖于汝，岂可议行。”红线曰：“某前本男子，游学江湖间，读神农药书，而救世人灾患。时里有孕妇，忽患蛊症，某以茺花酒下之，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。是某一举杀其三人，阴力见诛，降为女子，使身居贱隶，气禀凡俚。幸生于公家，今十九年

矣。身厌罗绮，口穷甘鲜。宠待有加，荣亦甚矣。况国家建极，庆且无疆。此即违天，理当尽弭。昨往魏邦，以是报恩。今两地保其城池，万人全其性命，使乱臣知惧，烈士谋安，在某一妇人，功亦不小，固可赎其前罪，还其本形。便当遁迹尘中，栖心物外，澄清一气，生死长存。”嵩曰：“不然，以千金为居山之所。”红线曰：“事关来世，安可预谋。”嵩知不可留，乃广为饯别，悉集宾友，夜宴中堂。嵩以歌送红线酒，请座客冷朝阳为词。词曰：“彩菱歌怨木兰舟，送客魂消百尺楼。还似洛妃乘雾去，碧天无际水空流。歌竟，嵩不胜其悲，红线拜且泣。因伪醉离席，遂亡所在。

田彭郎

唐文宗皇帝尝宝白玉枕，德宗朝于阆国所贡，追琢奇巧，盖希代之宝。置寝殿帐中。一旦忽失所在。然禁卫清密，非恩渥嫔御莫有至者，珍玩罗列，他无所失。上惊骇移时，下诏于都城索贼。密谓枢近及左右广中尉曰：“此非外寇所入，盗当在禁掖。苟求之不获，且虞他变。一枕诚不足惜，卿等卫我皇宫，必使罪人斯得。不然，天子环卫，自兹无用矣。”内宫惶栗谢罪，请以浹旬求捕。大悬金帛购之，略无寻究之迹。圣旨严切，收系者渐多，坊曲闾里，靡不搜捕。

有龙武二蕃将王敬弘尝蓄小仆，年甫十八九，神采俊利，使之无往不屈。敬弘曾与流辈于威远军会宴，有侍儿善鼓胡琴。四座酒酣，因请度曲。辞以乐器非妙，须常御者弹之。钟漏已传，取之不及，因起解带。小仆曰：“若要琵琶，顷刻可至。”敬弘曰：“禁鼓才动，军门已锁，寻常汝起不见，何见之谬也？”既而就饮数巡，小仆以绣囊将琵琶而至，座客欢笑。南军去左广，往复三十余里，入夜且无行伍，既而倏忽往来。敬弘惊异如失。时又搜捕严急，意以盗窃疑之。

宴罢，及明，遽归其第，引而问之曰：“使汝累年，不知矫捷如此。我闻世有侠士，汝莫是否？”小仆谢曰：“非有此事，但能行耳。”因言父母皆在蜀川，顷年偶至京国，今欲却归乡里，有一事欲报恩。偷枕者早知姓名，三数日当令伏罪。敬弘曰：“如此事，即非等闲，遂令全活者不少。未知贼在何许，可报司存掩获否？”小仆曰：“偷枕者田彭郎也。市廛军伍，行止不恒，勇力过人，且善超越。苟非便折其足，虽千兵万骑，亦将奔走。自兹再宿，候之于望仙门，伺便擒之必矣。将军随某观之，此事仍须秘密。”

是时涉旬无雨，向晓尘埃颇甚，车马腾践，跬步间人不相睹。彭郎与少年数辈，连臂将入军门，小仆执球杖击之，欻然已折左足。仰而窥曰：我偷枕来，不怕他人，唯惧于尔。既此相值，岂复多言。于是舁至左右军，一款而伏。上喜于得贼，又知获在禁旅，引彭郎临轩诘问，具陈常在营内往来。上曰

：“此乃任侠之流，非常之窃盗。”内外囚系数百人，于是悉令原之。

小仆初得彭郎，已告敬弘归蜀。寻之不可，但赏敬弘而已。

昆仑奴

唐大历中有崔生者，其父为显僚，与盖代之勋臣一品者熟。生是时为千牛，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

生少年，容貌如玉，性稟孤介，举止安详，发言清雅。一品命姬轴帘，召生入室。生拜传父命，一品欣然爱慕，命坐与语。时三妓人艳皆绝代，居前以金瓠贮绯桃而擎之，沃以甘酪而进。一品遂命衣红绡妓者，擎一瓠与生食。生少年赧妓辈，终不食。一品命红绡妓以匙而进之，生不得已而食。妓哂之，遂告辞而去。一品曰：“郎君闲暇，必须一相访，无间老夫也。”命红绡送出院。

时生回顾，妓立三指，又反三掌者，然后指胸前小镜子云：“记取。”余更无言。

生归达一品意。返学院，神迷意夺，语减容沮，恍然凝思，日不暇食，但吟诗曰：“误到蓬山顶上游，明珰玉女动星眸。朱扉半掩深宫月，应照琼芝雪艳愁。”左右莫能究其意。

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，顾瞻郎君曰：“心中有何事，如此抱恨不已？何不报老奴。”生曰：“汝辈何知，而问我襟怀间事。”磨勒曰：“但言，当为郎君解，远近必能成之。”生骇其言异，遂具告知。磨勒曰：“此小事耳，何不早言之，而自苦耶？”生又白其隐语，勒曰：“有何难会，立三指者，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，此乃第三院耳；返掌三者，数十五指，以应十五日之数；胸前小镜子，十五夜月圆如镜，令郎来耶。”生大喜不自胜，谓磨勒曰：“何计而能达我郁结？”磨勒笑曰：“后夜乃十五夜，请深青绢两匹，为郎君制束身之衣。一品宅有猛犬，守歌姬院门，非常人不得辄入，入必噬杀之。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，即曹州孟海之犬也。世间非老奴不能毙此犬耳。今夕当为郎君挝杀之。”遂宴犒以酒肉。至三更，携炼椎而往。食顷而回，曰：“犬已毙讫，固无障塞耳。”

是夜三更，与生衣青衣，遂负而逾十重垣，乃入歌妓院内，止第三门。绣户不扃，金缸微明，惟闻妓长叹而坐，若有所俟。翠环初坠，红脸才舒，玉恨无妍，珠愁转莹。但吟诗曰：“深洞莺啼恨阮郎，偷来花下解珠珰。碧云飘断音书绝，空倚玉箫愁凤凰。”侍卫皆寝，邻近阒然。生遂缓褰帘而入。良久，验是生。姬跃下榻，执生手曰：“知郎君颖悟，必能默识，所以手语耳。又不知郎君有何神术，而能至此？”生具告磨勒之谋，负荷而至。姬曰：“磨勒何在？”曰：“帘外耳。”遂召入，以金瓠酌酒而饮之。

姬白生曰：“某家本富，居在朔方。主人拥旄，逼为姬仆。不能自死，尚且偷生。脸虽铅华，心颇郁结。纵玉箸举饌，金炉泛香，云屏而每进绮罗，绣被而常眠珠翠；皆非所愿，如在桎梏。贤爪牙既有神术，何妨为脱狴牢。所愿既申，虽死不悔。请为仆隶，愿待光容，又不知郎高意如何？”生愀然不语。磨勒曰：“娘子既坚确如是，此亦小事耳。”姬甚喜。

磨勒请先为姬负其橐妆奁，如此三复焉。然后曰：恐迟明，遂负生与姬，而飞出峻垣十余重。一品家之守御，无有警省，遂归学院而匿之。

及旦，一品家方觉。又见犬已毙，一品大骇曰：“我家门垣，从来邃密，扃锁甚严，势似飞腾，寂无形迹，此必使士而挈之。无更声闻，徒为患祸耳。”

姬隐崔生家二岁，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，为一品家人潜志认，遂白一品。一品异之，召崔生而诘之事。惧而不敢隐，遂细言端由，皆因奴磨勒负荷而去。一品曰：“是姬大罪过，但郎君驱使逾年，即不能问是非，某须为天下人除害。命甲士五十人，严持兵仗围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遂持匕首，飞出高垣，瞥若翅翕，疾同鹰隼。攒矢如雨，莫能中之。顷刻之间，不知所向。

然崔家大惊愕。后一品悔惧，每夕，多以家童持剑戟自卫，如此周岁方止。

十余年，崔家有人，见磨勒卖药于洛阳市，容颜如旧耳。

许寂

蜀许寂，少年栖四明山，学易于晋征君。

一日有夫妇同诣山居，携一壶酒，云：“今日离剡县。”寂曰：“道路甚遥，安得一日及此。”颇亦异之。然夫甚少，而妇容色过之，状貌毅然而寡默。其夕，以壶觞命许同酌。此丈夫出一拍板，遍以铜钉钉之。乃抗声高歌，悉是说剑之意，俄自臂间抽出两物，展而喝之，即两口剑。跃起，在寂头上盘旋交击，寂甚惊骇。寻而收匣之，饮毕就寝。迨晓，乃空榻也。

至日中，复有一头陀僧来寻此夫妇。寂具道之。僧曰：“我亦其人也，道士能学之乎（时寂按道服也）？”寂辞曰：“少尚玄学，不愿为此。”其僧傲然而笑，乃取寂净水拭脚。徘徊间不见。尔后再于华阴遇之，始知其侠也。

杜光庭自京入蜀，宿于梓潼厅。有一僧继至，县宰周某与之有旧，乃云：“今日自兴元来。”杜异之。明发，僧遂前去。宰谓杜曰：“此僧仍鹿卢蹻，亦侠之类也。”

诗僧齐己于泐山松下，亲遇一僧，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，跳跃凌空而去。

丁秀才

朗州道士罗少微，顷在茅山紫阳观寄泊。有丁秀才者，亦同寓于观中；举动风味，不异常人。然不汲汲于进取。盘桓数年，观主亦善遇之。

冬夕，霰雪方甚，二三道士围炉，有肥羝美酝之羞。丁曰：“致之何难。”时以为戏。俄见开户奋袂而去。至夜分，蒙雪而回，提一银榼酒，熟羊一足，云浙帅厨中物。由是惊讶欢笑，掷剑而舞，腾跃而去，莫知所往。唯银榼存焉。

观主以状闻于县官。诗僧贯休侠客诗云：“黄昏风雨黑如盘，别我不知何处去。”得非江淮间曾聆此事而构思也。

潘将军

京国豪士潘将军住光德坊（忘其名，众为潘鹞肆也），本家襄汉间。常乘舟射利，因泊江埂。有僧乞食，留止累日，尽心檀施。僧归去，谓潘曰：“观尔形质器度，与众贾不同。至于妻孥，皆享厚福。”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赠之，宝之不但通财，他后亦有官禄。既而迁贸数年，遂镪均陶郑。

其后职居左广，列第于京师。常宝念珠，贮之以绣囊玉合。置道场内。每月朔则出而拜之。一旦开合启囊，已亡珠矣。然而缄封若旧，他物亦无所失。于是夺魄丧精，以为其家将破之兆。

有主藏者，常识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，年且八十，因密话其事。超曰：“异哉，此非攘窃之盗也。某试为寻之，未知果得否。”超他日曾过胜业坊北街。时春雨初霁，有三鬟女子，可年十七八。衣装褴褛，穿木屐，于道侧槐树下。值军中少年蹴鞠，接而送之，直高数丈。于是观者渐众。超独异焉。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，有母同居，盖以纫针为业。超时因以他事熟之，遂为舅甥。居室甚贫，与母同卧土榻，烟爨不动者，往往经于累日。或设肴羞，时有水陆珍异。吴中初进洞庭橘，恩赐宰臣外，京辇未有此物。密以一枚赠超云：“有人于内中将出。”而禀性刚决，超意甚疑之。如此往来周岁矣。

一旦携食与之从容，徐谓曰：“舅有深诚，欲告外甥，未知何如？”因曰：“每感重恩，恨无所答。若力可施，必能赴汤蹈火。”超曰：“潘军失却玉念珠，不知知否？”微笑曰：“从何知之？”超揣其意不甚藏密，又曰：“外甥忽见寻觅，厚备缯彩酬赠。”女子曰：“勿言于人，某偶与朋侪为戏，终却送还，因循未暇。舅来日诘旦，于慈恩寺塔院相候，某知有人寄珠在此。”超如期而往，顷刻至矣。时寺门始开，塔户犹锁。谓超曰：“少顷仰观塔上，当有所见。”语讫而走，疾若飞鸟。忽于相轮上举手示超，欻然携珠而下曰：“便可将还，勿以财帛为意。”超送诣潘，具述其旨。因以金玉缯帛，密为之赠。

明日访之，已空室矣。冯緘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，及为尹，密询左右

。引超具述其语。将军所说与超符同。

宣慈寺门子

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，酌其人，义侠徒也。

唐干符二年，韦昭范登宏词科，昭范乃度支使杨严懿亲。及宴席，帘幕器皿之类，假于计司，严复遣以使库供借。其年三月，宴于曲江亭子。供帐之盛，罕有伦拟。时进士同日有宴。都人观者甚众。饮兴方酣，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，骄悖之状，傍若无人。于是俯逼筵席，张目（明抄本“张目”作“长耳”）引颈及肩，复以巨垂柈筑佐酒。谑浪之词，所不能听。诸子骇愕之际，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，随手而堕。于是连加毆击，又夺所执垂，垂之百余。众皆致怒，瓦砾乱下，殆将毙矣。当此之际，紫云楼门轧然而开，有紫衣从人数辈驰告曰：“莫打。”传呼之声相续。又一中贵驱殿甚盛，驰马来救。复操垂迎击，中者无不面仆于地。敕使亦为所垂。既而奔马而反，左右从而俱入门，门亦随闭而已。

座内甚忻愧，然不测其来，又虑事连宫禁，祸不旋踵，乃以缗钱束素，召行毆者讯之曰：“尔何人？与诸郎君阿谁有素？而能相为如此。”对曰：“某是宣慈寺门子，亦与诸郎君无素，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。”众皆嘉叹，悉以钱帛遗之。复相谓曰：“此人必须亡去，不然，当为擒矣。”

后旬朔，坐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，门子皆能识之，靡不加敬。竟不闻有追问之者。

李龟寿

唐晋公王铎，僖宗朝再入相，不协于权道，唯公心以宰天下。故四方有所请，碍于行，必固争不允。由是藩镇忌焉。而志尚坟典，虽门施行马，庭列鳧钟，而寻绎未尝倦。于永宁里第别构书斋，每退朝，独处其中，欣如也。

一日，将入斋，唯所爱卑脚犬花鹄从。既启扉，而花鹄连吠，衔公衣却行。叱去复至。既入阁，花鹄仰视，吠转急。公亦疑之，乃于匣中拔千金剑，按于膝上。向空祝曰：“若有异类阴物，可出相见。吾乃丈夫，岂惧于鼠辈而相逼耶？”言讫，歛有一物自梁间坠地，乃人也。朱鬢鬢，衣短后衣，色貌黝瘦。顿首再拜，唯曰死罪。公止之，且询其来及姓名。对曰：“李龟寿，卢龙塞人也。或有厚赂龟寿，令不利于公。龟寿感公之德，复为花鹄所惊，形不能匿。公若舍龟寿罪，愿以余生事公。”公谓曰：“待汝以不死。”遂命元从都押衙傅存初录之。

明日诘旦，有妇人至门，服装单急，曳履而抱持襁婴，请于阍曰：“幸为我呼李龟寿。”龟寿出，乃妻也。且曰：“讶君稍迟，昨夜半自蓟来相寻。”及公薨，龟寿尽室亡去。

贾人妻

唐余干县尉王立，调选佣居大宁里。文书有误，为主司驳放。资财荡尽，仆马丧失，穷悴颇甚，每丐食于佛祠。徒行晚归，偶与美妇人同路。或前或后依随。因诚意与言，气甚相得。立因邀至其居，情款甚洽。

翌日，谓立曰：“公之生涯，何其困哉！妾居崇仁里，资用稍备。倘能从居乎？”立既悦其人，又幸其给，即曰：仆之阨塞，陆于沟渎，如此勤勤，所不敢望焉，子又何以营生？”对曰：“妾素贾人之妻也。夫亡十年，旗亭之内，尚有旧业。朝肆暮家，日赢钱三百，则可支矣。公授官之期尚未，出游之资且无，脱不见鄙，但同处以须冬集可矣。”立遂就焉。

阅其家，丰俭得其所。至于扃锁之具，悉以付立。每出，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饌焉，及归，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。日未尝缺。立悯其勤劳，因令佣买仆隶。妇托以他事拒之，立不之强也。周岁，产一子，唯日中再归为乳耳。

凡与立居二载，忽一日夜归，意态惶惶，谓立曰：“妾有冤仇，痛缠肌骨，为日深矣。伺便复仇，今乃得志。便须离京，公其努力。此居处，五百缗自置，契书在屏风中。室内资储，一以相奉。婴儿不能将去，亦公之子也，公其念之。言讫，收泪而别。立不可留止，则视其所携皮囊，乃人首耳。立甚惊愕。其人笑曰：“无多疑虑，事不相索。”遂挈囊逾垣而去，身如飞鸟。立开门出送，则已不及矣。方徘徊于庭，遽闻却至。立迎门接俟，则曰：更乳婴儿，以豁离恨，就抚子。俄而复去，挥手而已。立回灯褰帐，小儿身首已离矣。立惶骇，达旦不寐。则以财帛买仆乘，游抵近邑，以伺其事。久之，竟无所闻。

某年，立得官，即货鬻所居归任。尔后，终莫知其音问也。

虬须叟

吕用之在维扬，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。中和四年秋，有商人刘损，攀家乘巨船，自江夏至扬州。用之凡遇公私来，悉令侦视行止。刘妻裴氏有国色，用之以阴事下刘狱，纳裴氏。刘献金百两免罪，虽脱非横，然亦愤惋，因成诗三首，曰：“宝钗分股合无缘，鱼在深渊鹤在天。得意紫鸾休舞镜，断踪青鸟罢衔笺。金杯已覆难收水，玉轸长抛懒续弦。从此蘼芜山下过，遥将红泪洒穷泉。”其二：“鸾飞远树栖何处，凤得新梧想称心。红粉尚存香幕幕，白云初散信沉沉。情知点污投泥玉，犹是经营买笑金。愿作山头似人石，丈夫衣上泪痕深。”其三：“旧尝游处偏寻看，虽是生离死一般。买笑楼前花已谢，画眉窗下月空残。云归巫峡音容断，路星河去住难，莫道诗成无泪下，尽倾东海也应干。”诗成吟咏不辍。

因一日晚，凭水窗，见河街上一虬须老叟，行步迅速，骨貌昂藏，眸光射

人，彩色晶莹，如曳冰雪。跳上船来，揖损曰：“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，抱郁塞之气？”损具对之。客曰：“只今便为取贤阍及宝货回。即发，不可便停于此也！”损察其意，必侠士也。再拜而启曰：“长者能报人间不平，何不去蔓除根，岂更容奸党？”叟曰：“吕用之屠割生民，夺君爱室，若令诛殛，因不为难。实愆过已盈，神人共怒，只候冥灵聚录，方合身首支离，不唯唯及一身，须殃连七祖。且为君取其妻室，未敢逾越神明。”乃入吕用之家，化形于斗拱上，叱曰：“吕用之背违君亲，时行妖孽，以苛虐为志，以淫乱律身。仍十喘息之间，更幕神仙之事。冥官方录其过，上帝即议行刑。吾今录尔形骸，但先罪以所取刘氏之妻并其宝货速还前人。倘更悦色贪金，必见头随刀落！”言讫，铿然不见所适。用之惊惧，遽起焚香再拜，夜遣干事并赍金及裴氏还刘损。

损不待明，促舟子解维，虬须亦无迹矣。

韦洵美

韦洵美先辈，开平岁及第，受邺都从事辟焉。及摯所宠素娥行，岁绍威闻其姝丽才藻，便赍二百匹及生饩而露意焉。洵美无所容足，遂令妆束更衣，修緘献之。素娥姓崔氏，亦大梁良家子，善谐谑。

洵美乃不受辟，夜渡涧，宿一寺。长吁而寝，曰：“何处人能报不平事！”寺有行音，排闥而揖曰：“先辈畜何不平事？”洵美具语之。欻然出门而去。至三更，忽掷一皮囊入门，乃贮素娥而至。

侵晓，问寺僧，言在寺打钟勤苦三十年，已不知所之。洵美即遁迹他所。

李胜

书生李胜，尝游洪洲西山中。与处士卢齐及同人五六辈雪夜共饮。座中一人偶言：“雪势如此，因不可出门也。”胜曰：“欲何之？吾能住。”人因曰：“吾有书籍在星子，君能为我取乎？”胜曰：“可。”乃出门去，饮未散，携书而至，星子至西山凡三百余里也。

游帷观中道士，尝不礼于胜。胜曰：“吾不能杀之，聊使其惧。”一日，道上闭户寝于室，胜令童子叩户，取李处士匕首。道士起，见所卧枕前插一匕首，劲势犹动，自是改心礼胜。

乖崖剑术

祝舜俞家院言：其伯祖隐居君，与张乖崖公居处相近，交游最密。公集首编寄祝隐居二诗是也。

隐居东垣有枣合拱矣，挺直可爱。张忽指枣谓隐居曰：“子丐我勿惜也！”隐居许之。徐探手袖间，飞一短剑寸约平人肩，断枣为二。隐居惊愕，问之。曰“我住受此术于陈希夷，而未尝为人言也。”

又一日，自濮水还家，平野间遇见一举子乘驴径前，意甚轻扬，心忽生怒。未至百步，而举子驴避道。张因就揖，询其姓氏，盖王元之也。问其引避之由。曰：“我视君昂然飞步，神韵轻举，知必非常人，故愿加礼焉。”张亦语之曰：“我初视子轻扬之意，忿起于中，实将不利于君。今当回宿村舍，取酒尽怀。”遂握手俱行，共语通夕，结交而去。

秀州刺客

苗刘之乱，张魏公在秀州，议举勤王之师。一夕独坐，从者皆寝。忽一人持刀立烛后。公知为刺客，徐问曰：“岂非苗傅、刘正彦遣汝来杀我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公曰：“若是，则取吾首以去可也。”曰：“我亦知书，岂肯为贼用？况公忠义如此，何忍害公，恐防闲不严。有继至者，故来相告耳。”公问：“欲金帛乎？”笑曰：“杀公何患无财？”“然则留事我乎？”曰：“有老母在河北，未可留也。”问其姓名，俯而不答，蹑衣跃而登屋，屋瓦无声，时方月明，去如飞。

张训妻

张训者，吴太祖之将校也，吴时人谓之六口张。吴太祖在宣州，尝给诸将铠甲。训得故弊，不如意形于颜色。其妻谓之曰：“此不足介意，但司徒不知，苟知之，必不尔。”明日吴公谓张曰：“尔所得甲如何？”张以告公，乃易之。后吴公移广陵，尝赐诸将马。训所得复弩弱，形不满意。妻复言如前。明白，吴公又问之，训以为言。曼公曰：“尔家事神耶？”训曰：“无之。”公曰：“吾顷在宣州，尝赐诸将甲，是夜梦一妇人，衣真珠衣，告予曰：公尝赐张训甲甚弊，当为易之。今赐诸将马，复梦前珠衣妇人告予曰：张马非良马也。其故何哉？”训亦莫之测也。

训妻有衣箱，常自启闭，未尝见之。一日，妻出，训窃启之，果见珠衣一袭。及妻归，谓训曰：“君开吾衣箱耶？”初，其妻每食，必待其夫。一日训归，妻已先食，谓训曰：“今日以食味异常，不待君先食矣。”训入厨，见甑中蒸一人头。训心恶，阴欲杀之。妻谓曰：“君欲负我耶！然君方为数郡刺史，我不能杀君。”因指一婢曰：“杀我必先杀此，不尔，君必不免。”训遂杀妻及其婢，后果为刺史。

潘宸

潘宸常游江淮间，自称野客，落托有大志。郑匡国为海州刺史，民往谒之。匡国不甚礼遇，馆于外厩。

一日，从匡国猎。匡国之妻因诣厩中，覩宸栖泊之所，弊榻完席竹笼而已。笼中有锡弹丸二颗，余无所有。宸厉还，发笼视之，大惊曰：“定为妇人所触幸吾摄其光芒，不尔，断妇人颈矣！”圉人异之，闻于匡国。匡国密召宸

，问曰：“先生其有剑术乎？”宸曰：“素所习也。”匡国曰：“可一现乎？”宸曰：“可。当斋戒三日，趋近郊平旷之地，请试之。”匡国如期召厉，仅至东城。宸自怀中出二锡丸，置掌中。俄有气二条，如白虹微出指端，须臾旋转，绕匡国颈，其势奔掣，其声挣纵。匡国据鞍危坐，神魄俱丧，谢曰：“先生神术，固已知之，幸收其威灵。”宸笑举一手，二气复贯掌中。少顷，复为二锡龙。匡国自此礼遇愈厚，表荐于烈祖。

洪州书生

成幼文，为洪州录事参军。所居临通衢而有窗。一日坐窗下时雨过泥泞而微有路，见一小儿卖鞋，状甚贫缕。有一恶少年与地相遇，挡鞋堕泥中。小儿哭求其价。少年叱之不与。儿曰：吾家日夕无食，卖鞋营具，今悉为所污！”有书生过，悯之，偿其直。少年愧怒，骂曰：“儿就我求钱，汝何预焉？”生甚有愠色。成嘉其义，召之，与语，大奇之，因留宿在共话。成暂入内，复出，则失书生矣。外户皆闭，求之不得。

少顷，复至前曰：“旦来恶子，吾不能容，已断其首。”乃掷于地。成惊曰：“此人诚忤君子，然断人首，流血在地，岂不见累乎？”书生曰：“无苦。”乃出少药傅头上，捽其发沥之，皆化为水。因谓成曰：“无可奉报，愿以授君。”成曰：“某非方外之士，不敢领。”书生长揖便去，重门锁闭，竟不知所之。

义侠

顷有土人为畿尉，常在贼曹。有一贼系械，狱未具。尉独坐厅上，贼乘间告曰：“某非盗，公若脱，奉报有日。”尉视其貌，且异其言，意已许之，佯若不知，夜呼狱吏放之，仍令吏逃窜。及明，狱中失囚，狱吏又走，府司谴罚而已。

后，官满数年，客游至一县，闻县宰与放囚姓名同。往谒之，果放囚也。因留中厅，对榻而寝，欢洽，旬日不入宅。

一日归，其妻问曰：“公有何客，十日不入内耶？”宰曰：“某得此人大恩，性命所保，至今未能报之。”妻曰：“公不闻大恩不报，何不看时为机？”宰不语，久之，乃曰：“卿言良是。”尉偶厕中，闻其言，急呼重仆，乘马便走，衣袋悉不暇取。至夜，已行五六十里，出县界，止宿村居。仆人怪其奔走，乃问其故。尉歇定，乃言此宰负恩之状，言讫吁嗟，仆人亦泣下。忽见一人从牀下持匕首出立，尉众悉惊倒。其人曰：“我义士也。宰使我来取君首。适闻说，方知此宰负恩，不然，枉杀义士也！不舍此人矣！公且勿睡，当取宰头，以雪其冤。”尉心惧，愧谢而已。其人捧剑，出门如飞。二更已返，呼曰：“贼首至矣！”命火观之，刀宰头也。揖别，不知所之。

任愿

任愿，字谨叔，京师宦家子也。稍学书艺，家粗绍祖业，无他图，但闭户而且。熙宁二年正月上元昼，游街时，车骑骈溢，士女和会。愿醉仆，触良人家从姬，殴击交至。殴既久，观者环绕。有青巾忽不平，俄殴其人仆地，乃引愿而去。愿曰：“与君旧无分，极蒙荷见救！”青巾者不顾而去。

异日，愿又遇青巾者在途中。召之炊，乃同入市邸。既坐，熟视目耸神峻，毅然可畏。饮甚久，愿谢曰：“前日见辱于佣人，非豪义之士，则孰肯接哉！”青巾曰：“此乃小故，胡足多谢？后日复期子于此，无前却也”乃各归。

愿及期而往，青巾者亦先至矣。共人酒肆。酒十余举，青巾者曰：“吾乃刺客也。有至冤，衔之数年，今始少伸。”乃于跨间取乌革囊，中出死人首，以刀截为半，以半授愿。愿惊恐，莫知所措。青巾者食其肉无孑遗，让愿，愿辞不食。青巾者笑，探手取愿盘中者，又食之。取脑骨，以短刀削之，如劈朽木，弃之于地。复云：“吾有术授子，能学之乎？”愿曰：“何术也？”曰：“吾能用点铁为金。”愿曰：“旗亭门有先子别业，日得一缗，数口之家，寒绵暑葛，日食膏鲜。自谓逾分，常恐召祸，安取学此？幸爱之。”青巾者叹伏，曰：“如子，真知命者也！子当有寿。”乃出药一粒，云：“服之，百鬼不近。”愿以酒服之。夜深乃散。后不复见焉。

花月新闻

淄川姜廉夫祖寺丞，未第时，肄业乡校。尝与同舍生出游，入神祠，睹棒印女子塑容端丽，有感志焉。戏解手帕，系其臂为定。方归，即被疾。同舍谓其获罪于神，使备牲酒往谢。于是力疾以行。奠享礼毕，诸生先还。姜在后，失道，恍惚见白气亘空，正当马首。天将晓，始抵家。妻率相视，问讯劳苦。方就枕，忽闻外闪闪殿声，一女子绝色，自舆出，上堂拜姜母启焉：“妾与郎君有嘉约，愿得一见。”姜闻，欣然而起。姜妻引进。女清曰：“吾久弃人间事，不可以我故，间汝夫妇之情。”妻亦相抚接，谨如姊妹。女事姑甚谨。值端午节，一夕制彩丝百副，尽飧族党，其人物花草、字画点缀，历历可数。自是皆以仙姑称之。

居无何，与姑言：“新妇有大厄，乞暂适他所避之。”再拜而出门，遂不见。姜尽室惊忧。顷之，一道士来，问姜曰：“君面不祥，奇祸将至，何为而然？”姜具以曲折告之。道士令干净室设榻。明日复来，使姜径就榻坚卧，戒家人须正午乃启门。久之，寒气逼人，刀剑击戛之声不绝，忽若一物坠榻下。日午启门，道士已至，姜出迎。笑曰：“亡虑矣！”令观坠物，乃一髑髅，如五斗大。出篋中刀圭药渗之，悉化为水。姜问其怪。道士曰：“吾与此女皆剑仙，先与一人绸缪，遽舍而从汝，以故怀忿，欲杀汝二人。吾亦相与有宿契

，特出力救汝。今事幸获济，吾去矣！”才去，女即来，同室如初。罹姜母之丧，哀哭呕血。姜妻继亡，抚育其子如己出、靖康之变后，不知所终。

侠妇人

董国度，字符卿，饶州人。宣和六年进士第，调莱州胶水簿。会北兵动，留家于乡，独处官所。中原陷，不得归，弃官走村落，颇与逆旅主人相得。怜其穷，为买一妾，不知何许人也，性意解，有姿色。见董贫，则以治生为己任，罄家所有，买磨驴七八头，麦数十斛。每得面，自骑入市鬻之，至晚负钱以归。如是三年，获利益多有田宅矣。

董与母妻隔别滋久，消息杳不通，居常戚戚，意绪无卿。妾叩其故。董嬖爱已深，不复隐，为言：“我故南官也，一家皆在乡里，身独漂泊，茫无归期。每一想念，心乱欲死。”妾曰：“如是，何不早告我？我兄善为人谋事，旦夕且至，请为君筹之。”

旬日，果有估客，长身虬髯，骑大马，驱车十余乘过门，妾曰：“吾兄至矣。”出迎拜，使董相见，叙姻戚之礼。留饮至夜，妾始言前事以属客。是时，虏令：见宋官亡命，许自陈匿；不言而被首者，死。董业已泄漏，又疑两人欲图己，大悔惧，乃给曰：“无之。”客忿然怒且笑曰：“以女弟托质数年，相与如骨肉，故昌禁欲致君南归，而见疑如此！倘中道有变，且累我！当取君告身与我以为信，不然，天明执告官矣！”董益惧，自分必死，探囊中文书悉与之。终夕涕泣，一听于客。

客去，明日控一马来，曰：“行矣！”董请妾与俱。妾曰：“适有故，须少留。明年当相寻。吾手制一纳袍赠君，君谨取之，维吾兄马首所向。若返国，兄或举数十万钱相赠，当勿取。如不可却，则举袍示之。彼尝受我恩，今送君归，未足以报德，当复护我去。万一受其献，则彼责已塞，无复顾我矣！善守此袍，亡失也！”董愕然，怪其语不伦，且虑邻里知觉，辄挥涕上马，疾驰到海上。有大舟，临解维，客麾使登，揖而别。舟遽南行，略无资粮道路之费，茫不知所为。舟中奉侍甚谨，具食不相问讯。才达南岸，客已先在水滨，邀诣旗亭，相劳苦，出黄金二十两，曰：“以是为太夫人寿。”董忆妾语，力辞之。客不可，曰：“赤手还国，欲与妻子饿死耶？”强留金而出。董追挽之，示以袍。客曰：“吾智果出被下。吾事殊未了，明年挈君丽人来！”径去，不返顾。

董至家，母妻二子俱无恙。取袍示家人，缝绽处黄色隐然，拆视之，满中皆箔金也。逾年，客果以妾至，偕老焉。

解洵娶妇

解潜与其弟洵，素相友爱。建炎、靖康之际，潜积军功，帅湖南。洵独陷

北境。其妻归母家，又为溃兵所惊。数年后，为间关得归。见潜，相持悲恻，潜置酒劳苦，而语之曰：“吾弟虽不幸流落。而兄幸蒙国恩，握兵权。每与虏及群盗战，奏功于朝，必为弟审名籍中，已至正使，诰命皆在此。”即畀之。洵再拜谢过望，因言：“顷自汴都过河朔，孤单羁困，或见怜，为娶妇，奁装丰厚，不暇深详其出处。正无以为活，殊用自慰。偶以重阳日把盏，起故妻之思，不觉堕泪。妇惻然曰：‘君岂非欲本朝乎？兹事易办也。经旬日来告曰：‘川陆之计已具，惟命是从。我亦俱行。倘君夫人固存，自当家嫁而分囊橐之半；万一捐馆，当为偕老。’遂登途，水宿山行，防闲营护，皆此妇力也。今在舟中，未敢辄参谒。”潘嗟异，途命车招迎。见其眉宇秀茹，言词明慧，益加敬重。

时荆楚为盗区，潜屯枝山县。以天气向暑，别创一庐，令洵居止，且赠以四妾。洵意妇不相容，欲辞之。妇曰：“正需也。得之，诚大幸，当儿女抚之，何辞然！”洵武夫壮年，稍移爱，妇怏怏见辞色。一日，因酒间责洵曰：“汝不记昔年乞食赵魏时事乎？非我力，已为饿莩矣。一旦得志，便尔忘恩，独不内愧于心耶？”洵方被酒，忽发怒，连奋拳殴其胸。妇嘻不动。又唾骂之，至诋为老死魅。妇翻然起，灯烛陡暗，冷风袭人有声。四妾怖而仆。少焉，灯复明，洵已横尸地上，丧其首。妇人并囊橐皆不见。从卒走报潜，使壮勇三千人出追捕，亡所获。

郭伦观灯

京师人郭伦，元夕携家观灯。归差晚，过委巷，值恶少年十辈行歌而前，联袂喧笑，睚眦窥伺，将遮侮之。伦度力不能胜，窘甚。忽有青衣角巾道人来，责众曰：“彼家眷夜归，若辈那得无礼！”众怒目：“我辈作戏，何预尔狂道事！”哄起攻之，妇女得乘间引去，伦独留。道从勃然曰：“果欲施狂暴耶？吾今治汝矣！”挥臂纵击，如搏婴儿，顷之，皆颠仆哀叫，相率而遁。

道人徐徐行。伦追及，拜谢曰：“与先生素昧平生，忽获救获，脱妻子于危难，先生异人乎？念无以报德，敢问何所欲？”曰：“吾本无心，偶见不平事，义不容已。吾于世了亡所欲，岂望报哉！能一醉足矣！”伦喜邀至家，痛饮。辞去。曰：“先生何之？”曰：“吾乃剑侠，非世人也。”掷杯长揖，出门数步，耳中铿然有声，一剑跃出，叱之坠地，蹶之腾空而去。